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人生观

罗家伦 著

鸭池十讲

罗 庸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 人 生 观

罗家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人生观/罗家伦著·鸭池十讲/罗庸著·-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39-0

I . ①新… ②鸭… I . ①罗… ②罗… II . ①人生观
-演讲-选集②艺术-修养-演讲-选集 IV .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54 号

总顾问	陈原	王元化	李慎之	任继愈	刘果	于金兰
学术指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苹芳
	傅熹年	黄永年			(传统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裳	董桥	劳祖德
	朱维铮	林载爵			(近世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叙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汪子嵩	赵一凡
	杜小真	林道群			(外国文化书系)	
学术策划	王土	林夕	柳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力	马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越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陶雪华
出版者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34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8.1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子民、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

在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悖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贤，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小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深绠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出版说明

《新人生观》系罗家伦所作。罗的大名，凡了解五四《新潮》的人，大概都会知晓，他与傅斯年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创办《新潮》杂志，罗家伦以志希的名字，在《新潮》及《时事新报·学灯》刊发文章。1920年后，罗家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求学。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从此步入政坛。他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新人生观》写于抗战时期。文章谈论的虽是“人生哲学”问题，但其中谈到的《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扭开命定论与机械论的锁链》、《目的与手段》都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责任有关。譬如他在《知识的责任》中，强调知识分子要负起知识的责任。他认为“知识”的责任含有三层意义：第一，“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第二，“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即“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第三，知识分子“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以此三条标准，对照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罗家伦的结论是“中国社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他在列举诸多原因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现代思想训练，而且正因为缺少自己的思想，结果很少坚持自己的思想，喜欢轻易接受别人思想。他认为思想这东西“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他丢掉”。罗家伦的这些意见和看法，半个世纪后再来看，的确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与罗家伦相比，罗庸的社会知名度可能要小一些，但在1949年前

的知识圈内，罗庸的名字还是为人熟识。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与鲁迅先生曾在教育部作同事。1928年秋，应鲁迅之邀，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38年，罗任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一说为罗庸所作。抗战胜利，昆明师范学院成立，当地学人苦留罗先生主持事务，罗遂不忍离去，1950年病逝四川北碚医院。《鸭池十讲》作于抗战，是罗先生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演讲稿及随笔的集录。1943年由昆明开明书店印行出版。其中《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一文，针砭当时教育界存在的问题，批评当时学校办学商业化倾向严重。“学校中师生的关系日趋淡薄，教员拿知识换钱，学生拿钱买知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全无人格上的陶熔感化，失去了教育的意义”。这些批评文字，让我们今天办教育的人读来，想必会有触动及感慨。

《新人生观》和《鸭池十讲》，都是平时演讲及杂谈的辑录。作者谈得自如，读者看来轻松。但这些书中文字传递给我们的，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也就是今天我们重新出版该书的原因所在。

由于时代和作者立场的局限，两本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评判难免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为了保留原貌，均未作删改，相信读者能够明鉴。

杨 扬

自序

浩荡成江的鲜血，滂沱如雨的炸片，时代掀起的亘古未有之洪涛，能不使我们，站在存亡绝续关口的我们，对于整个的人生问题，有一度新的审察和领悟？

我们要生存，我们更要有意义的生存，所以我们哪能不追求生存的意义，和达到这有意义的生存的方式？

在这真实空时构成的创造的宇宙里，我们的生命是动的，真实的，更是创造的。我们的思想不能开倒车。我们不能背着时代后退，我们也不能随着时代前滚，我们要把握住时代的巨轮，有意识的推动他进向我们光辉的理想。

我们要挥着慧剑，割去陈腐。我们要扩清因循，颓废，软弱，倚赖，卑怯，和一切时代错误的思想——生命的毒菌。不但是打扫地方为了培养新的肌肉，而且是期待长成新的骨干。

这伟大的时代需要我们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为，有力的生命。

自从神圣抗战发动以来，我就开始想做一点积极的思想工作。我写这部《新人生观》的时候，不想照传统的写法，分门别类的论列人生哲学的各部分。我只想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我认为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来发挥。但是写成以后，也自成一个系统。

讲人生哲学，要是使他理论的基础稳固的话，不能不有他在玄学——形而上学——上的根据。这一点我哪里敢忽视。

这部书里的十六章，本是我于中央大学西迁以后，对全校的一套系统演讲。也曾在刊物上登载过几篇。现在重新写定，成为专书。我断不敢希冀前哲在围城中讲学的高风，但是这十六章却章章都是讲完

和写完在敌机威胁的期间，有时还在四周围火光熊熊之中。

我断不敢说这部书是表现一种有力的思想，我只敢说这是我个人用过气力去思想的一点结果。我是根据自己知识的深信，以充分的热忱写出来的，自然我也希望国人能得到同样的深信。

这一件不是泛泛的礼物，敬以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有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旦，陪都重庆，罗家伦。

【目录】

自序

- 建立新人生观 / 1
- 道德的勇气 / 9
- 知识的责任 / 16
- 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 / 24
- 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 / 31
- 侠出于伟大的同情 / 37
- 荣誉与爱荣誉 / 44
- 运动家的风度 / 50
- 悲观与乐观 / 57
- 扭开命定论与机械论的锁链 / 66
- 从完成责任到实现权利 / 80
- 目的与手段 / 90
- 创造与占有 / 97
- 学问与智慧 / 109
- 文化的修养 / 117
- 信仰,理想,热忱 / 124

建立新人生观

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在英文叫做“Philosophy of Life”，在德文则为“Lebensanschauung”，正是人生观的意义。他是对于生命的一种透视(Insight)，也可说是对于整个人生的一种灼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做怎样一种人？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不想到，明天不定会想到；一个月之内不想到一次，一年之内不定会想到一次。想到而不能解答，便是人生的大危机。若是永不想到的人，这真是醉生梦死，虚度一生的糊涂虫了。想到而要求适当的解决，那就非研究人生哲学不可。我们本是先有人生而后有人生哲学，正如先有饮食而后才有医学里的营养学。但是既有人生哲学以后，人生就免不了受他的影响。也只有了解人生哲学的人，对于人生才觉得更有意义，更有把握，更有前途。不但学社会科学的人应当了解，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应当了解；广义的说，凡是做人的人都应该了解。普通种田的农夫，尚且根据传下来的经验，有所谓拇指律(Rule of the thumb)，为一生做人的准则，何况知识与理性都已发展到高度的青年？

在现时代，人生哲学更有他重要的意义和使命。因为在这时代，旧道德标准都已动摇，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确立，一般青年都觉得徬徨，都觉得迷惑，往往进退失据，而陷于烦闷与苦恼的深渊。在中国有此情形，在外国也是一样。外国从前靠宗教信仰维系人心。现在宗教信仰已经动摇，而新的信仰中心也未树立，在青黄不接的时代，更显出许多迷路的羔羊。读李勃曼

(Walter Lippmann)《道德序言》("Preface of Morals")一书，知中外均有同感。因此在这个时代更有应重新估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之必要；否则长久在烦闷苦恼之中，情绪日渐萎缩，意志日渐颓唐，生活自然也日渐低落。茅盾所著三部曲，一曰《动摇》，二曰《追求》，三曰《幻灭》。这三个名词，很足形容这时代青年心理的动向和惨态。现在旧的已经动摇了，大家拼命去追求新的，如果追求不到，其结果必归幻灭。幻灭是何等凄惨的事！有思想责任的人，对于这种为“生民立命”的工作，能够袖手旁观吗？

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学，首先要明白他与旧的人生哲学，在态度上至少有三种不同。有了不同的态度，才能对于新的生命价值表加以估定。

首先要认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应该”(Ought)，而是要讲“不行”(Cannot)。旧的人生哲学常以为一切道德的标准，都是先天的畴范，人生只应该填塞进去。新的人生哲学则不持先天畴范之说，而只认为这是事实的需要，经验的结晶。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较空，成不成，要得要不得的问题更切。譬如拿文法的定律来说，本不是先有文法而后有文字，文法只是从文字归纳出来的。文法的定律并不要逼人去遵守他，但是你如果不遵守他，你就不能表白意思，使人了解。你自己用文字来达意表情的目的，竟由你自己打消。所以这是不成的，就是要不得的，也就是所谓“不行”的。

其次新的人生哲学不专恃权威 (Authority) 或传统 (Tradition)，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实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权威和传统并不是都要不得，只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我们要以理智和经验去审察他，看他合于现代生命的愿望，目的，以及求生的动态与否。这不是抹煞旧的，而是要重新审定旧的，解释旧的。旧的是历史，历史是潜伏在每人的生命细胞之内，不但不

能抹煞，而且想丢也是丢不掉的；但是生命之流前进了，每个时间的阶段都有他的特质。鎔铸过去，使他成为活动的过去，为新生命中的一部分，才能适合并提高现实生存的要求。

还有一层，新的人生哲学不专讲良心良知，而讲整个人生及其性格风度的养成，并从经历和习惯中树立其理想的生活。他不和旧的一样，专从良心良知中去求判别是非的标准，以“明心见性”去达到佛家所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地步。他更不是建筑在个人的幻想、冲动，或欲望上面。他要从民族人类的历史中，寻出人与人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该养成的性格和风度。他是要从个人高尚生命的实现中，去增进整个的社会生活与人类幸福。觉得如此，方不落空。

新的人生哲学根据这三种的态度以重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观。他并不否认旧的一切价值，乃是加以必要的改变而已。他把旧的价值，重新估计以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以求人生的实现，更丰富和美满的实现。这才是真正“价值的转格”（“die Unwertung aller Werte”）。

我们不只是要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我们还要把人生提高。平庸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生力，朝着我们的理想，不但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而且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领导，带起一般的人，使他们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所以我们要根据新的人生哲学态度，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

第一是动的人生观 宇宙是动的，是进行不息的；人生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动的，进行不息的。希腊哲学家海瑞克莱图斯 (Heracleitus) 说：“你不能两次站在同一个河里。”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都是这个道理。何况近代物理学家更告诉我们电子无时无刻不在震荡的道理。人生在宇宙中间，还能够停止，不运用自己的生力去适应宇宙的动

吗？不能如此，便是“贼天之性”。何况人群的竞争，异常剧烈，你不动，他人动，你就落伍。落伍是生命的悲剧。中国受宋儒“主静主敬”学说的流毒太深了。这种学说里面，本来含着一部分印度佛教的成分，是与孔、墨力行的宗旨违背的。我们要把静的人生观摔得粉碎，重新建立动的人生观来。

第二是创造的人生观 我所谓动，不是盲动，是有目的的动，有意识的动。是前进的动，不是后退的动。这就是我们创造性的发挥。我们不只是凭自力创造，而且要运用自力，以发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来创造。譬如宇宙间无穷的电力，我们以智慧来驱使他发光发热，供一切人生的需要，这个就叫创造的智慧。人类之有今日，是历代先哲创造的智慧所积成的。我们不能发挥创造的智慧，不但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而且对不起先哲心血积成的遗留。保守成功吗？保守就是消耗，衰落，停滞，腐烂与毁灭。又如前代的美术创造品，是有伟大的，特出的。设如你不把他吸收孕育到自己的创造的智慧里去，再来努力创造，而专门宝藏旧的，那不但旧的不能成为新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至多不过享受而已，）而且新的伟大的美术作品永远不会出来。保守的方法无论如何好，旧的因为时间的剥蚀，总有销毁的一天。纵不销毁，那伟大的创作，终久是前人的创作，前时代的创作，有限的创作，而不是本人的创作，现时代的创作，无限的创作。我们不但要“继往”，更加要“开来”！

第三是大我的人生观 我们不要看得人生太小了，太窄了。太小太窄的人生是发挥不出来的。他一定像没有雨露的花苞，不但开不出来，而且一定萎落，一定僵死。我们所以有现在，是多少人的汗血心血培成的。就物质而言，则我们吃的穿的走的住的，哪一件不是农夫工人商人工程师发明家这一般广大的人群所贡献。就精神的粮食而言，哪一项伟大崇高的哲学思想，美丽谐和的音乐美术，心动神移的文学作品，透辟忠诚的

历史纪载，凡是涵煦覆育着我们心灵生活的，不是哲人杰士的遗留。我们负于大社会的债务太多了。只有藉他们方能充实形成小我。反过来也只有极力发挥小我，扩充小我。才能实现大我。为小我而生存，这生存太无光辉，太无兴趣，太无意识。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必须将小我来提高大我，推进大我，人群才能向上，不然小我也不过是洪流巨浸中的一个小小水泡，还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大我人生观的真义！

人生观不是空悬，是要藉生活来实现的。不是身体力行，断不能领会这种人生观的意味，维持他的崇高。所以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的人生观，必要靠以下三种的生活方式。

第一是力的生活 宇宙没有力如何存在？人生没有力如何生存？萎靡柔懦是人生的大敌。力是生机的表现，是自强不息的活动，是一种向上的欲望。你愿意人叫你软骨动物吗？做人不但要有物质的力，而且要有精神的力。不但行为要有力，而且思想也要有力。有力方才站得住，行得开。科学的好处就在不但能利用自己的力，而且能利用宇宙的力。我们对宇宙的力要能储蓄待用，对自己的力也要储蓄待用。不要轻易的发泄，还要留作伟大的发挥。我们不要忘了，生命就是不断向上向外向前的努力。

第二是意志的生活 在这沉迷沦陷于物质生活的人群中，有几人能实行意志的生活，能领会这种生活的乐趣？不说超人，恐怕要等那特立独行的人罢！非是坚苦卓绝的人，怎配过意志的生活？因为这生活不是肉感的，不是享受的，生命的扩大，哪能不受障碍，障碍就是意志的试验。意志薄弱的见了困难就逃了，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运用“力”征服过去。经过痛苦是常事。只有痛苦以后得的甜蜜，才是真正有兴趣的甜蜜。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吗？意志坚强的人，绝对不怕毁灭，而且自

己能够毁灭，毁灭以后，自己更能有伟大的创造，所以战争是意志的试金石。我常论战争说，开战以前计较的是利害的轻重，开战以后计较的是意志的强弱。这就是胜负的关键！不但是有形的军队战争如此，一切生存的战争，也是如此。平庸的，退却的，失败的锁链，只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扭开。

第三是强者的生活 能凭藉意志去运用力量以征服困难的生活。非强者的生活而何？我所谓强，是强而不暴的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强的对面是弱。摇尾乞怜，自己认为不行，便是弱者的象征。强者的象征就是能在危险中过生活。他不但不怕危险，而且乐于接受危险。他知道战争是不能躲避的，所以欢乐的高歌而上战场。他的道德信条是强健，勇猛，无畏，正直，威严，心胸广大，精神奋发。他最鄙视的是软弱，柔靡，恐惧，倚赖，狭小，欺骗，无耻。他因为乐于危险的生活，所以他不求安全。古人说：“磐石之安”，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生活，过一万年有什么意思？况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安全由于平衡，生命哪有固定的平衡，因为你发展，人家也发展，只有以你自己的发展，来均衡人家的发展，才能得比较的安全。能够如此，才能操之在我。所以他永远是主人，不是奴隶。

我上面说过这三种生活，都是要靠身体力行的。前人说：“书生误国总空谈”，空谈不但误国，也是误己。坐谈何如起行！生命是进取的，不是等候的。生命是挟着时间前进的，时间哪容等候？柏格森说得好：“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生就是变，变就是成熟，成熟就是不断的创造自己。”所以我们要赶着每一个变动，增加自己生存的力量。

要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秩序，必须要先创造一个新的风气，这就要靠开风气之先和转移一世风气的人。社会的演进，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溷浊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

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后一种的人对于这种遗大投艰的工作,不只是要用思想去领导,而且要以实行的榜样去领导。看遍历史,都是这样,所以孔、墨都是力行的先哲。明季的颜习斋、李恕谷一般人更主张极端的力行。就拿近代的曾国藩来说,他帮清廷来平太平天国,我们并不赞成;但是当吏偷民惰,政治社会腐败达于极点的时候,能转移一时风气,化乱世而致小康,实在有人所难能的地方。他批评当时的吏治是“大率以畏葸为慎,以萎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畏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所以当时到了“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的局面。他论当时的军事,引郑公子突的话,说是“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不亲”。他感慨当时的世道人心是“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唯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殊堪浩叹。”他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以为是一个很谨愿的人,反之他是一个很聪明而很有才气的人,不过他硬把他的聪明才气内敛,成为一种坚韧的毅力,而表面看过去像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凭藉罗泽南在湖南讲学的一个底子,又凭自己躬行实践号召的力量,结合一班湖南的书生,居然能转移风气,克定大难,为满清延长了几十年生命。(他转移军队风气的一个例,很值得注意。他不是说当时军队“败不相救”吗?他以“千里相救”为湘军“家法”,所以常常打胜仗。)一个曾国藩在专制政体的旧观念之下,还能以躬行实践,号召一时,何况我们具有新的哲学深信,当着这国家民族生存战争的重大关头?

在这伟大的时代,也是颠簸最剧烈的时代,确定新的人生观,实现新的生活方式,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博博沉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脚跟站得住。”当拿破仑战